排队

甘建华

小区的北面有家点心店。每天早上，买包子的人排起长队。他们大多为上班族，边看手表边嚷嚷，希望店里添加卖包子的人手。但即使店堂里不忙，这儿也永远只有一名店员在应付。

小区的南面有爿糕饼店。刚开业时现做现卖桃酥，顾客排起了队，做桃酥的不慌不忙，慢条斯理，恰到好处地维持着供不应求的局面。当人们对桃酥的兴趣渐渐寡淡，小店在某一天忽然改营起了香酥板栗饼，依照老办法又营造了排队的风景。板栗饼的人气，伴随着幽幽香气弥漫了整条街。

用排队招徕顾客，是店家的聪明，属于“饥饿销售法”的变种。虽说不够厚道，但是在商言商，也不便多加指责的。

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还有种非排不可的队，并不是店家的“花招”，而是网点布局不平衡所致。拿我家附近的邮局来说，平时去取稿费、订阅报刊什么的，基本上都得排队。有的时候排队人多，我就情愿多走点路，到较远的另一家邮局门市部去。那一家店堂宽敞明亮，设施条件明显要好得多，却常常顾客冷清，多数服务柜台闲着，柜员悠然聊着天。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不完美不如意之处，但随着社会事业的发展，民生越来越受到重视，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，像这类服务和供应网点的布局，正在日益平衡起来，排队现象变得越来越少。

不过，这人也真奇怪，排队少了，活得舒服了，有时却又怀念起过去常常排队的日子来。

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最遥远的排队，是儿时过年前，排队购买年货。为了让上班的父母多睡会儿觉，半夜里，我与姐姐、弟弟被闹钟叫醒，蹑手蹑脚出了家门，在昏黄的路灯光下来到菜市场，到选好的摊位前排队占位子。所谓占位子，就是要买的东西多，队排不过来时，人们按照先来后到，在摊位前的地上按序摆上竹篮或砖块等，以此代表排队。小小的年岁，在冷风里佝头缩颈地熬到天亮，提防着被别人插队或移走占位的东西，可我们的心里很快活，因为排队能买到鱼啊肉啊的好东西吃，睡眼惺忪里，提前沉浸在香喷喷甜丝丝的年味中。

跟年味有着紧密联系的，还有当年排队买火车票。自从上山下乡后，在外地辗转生活了20余年。那些年月里，回沪过年要坐火车，一票难求使我与排队结下了缘。年前年后都得去排队，一样的排队，却是不一样的心情。隆隆列车有情也无情，承载了多少人生的离合悲欢。如今，年前年后排队买车船票的身影，已经变成了离乡背井的外来打工者。一样的排队，不一样的人群，折射出多少人世的沧桑！

然而，生活与快乐总是相依相伴，排队的感觉，也不总是那么沉重的。忘不了陈村描绘“文革”后社会生活的一篇佳作，他写排队买书，一句“望穿秋水的约会”，诗一样的语言，道尽了国人冲出文化禁锢时的欣喜之情！上海世博会上，各国展馆外的排队，是国人争睹世界之渴望的爆发，其队伍之多，其有序与壮观，堪称千古一绝、世界奇观，令每个亲历过的人，永世难忘！但要说见过的最长的排队，还是在今年的中秋节前夕。那天，去中福会展馆看朋友的画展，出了地铁站来到福州路上，在杏花楼的对面我惊呆了：只见凭票取月饼的两支队伍，沿着梧桐树下的上街沿，各自朝着东、西方向连绵延伸，一直到交叉路口拐了弯，不知何处是尽头。在这道异常壮观的都市风景里，成千上万个人脚步不停，兴冲冲喜洋洋涌向百年老店，去捧一怀佳节快乐的香甜，邀一份中秋团圆的吉祥！

哦，排队，掺杂着生活的多样滋味，爱你恨你却总是离不开你！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老板让员工受气，员工向客户出气，客户叫老板咽气。

世界最大鸟巢

黄晨星

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干旱平原上，约有500只鸟搭建了一个巨型鸟巢，竟然压垮了一棵大树。

据说这个地球上最大的鸟巢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，重量超过907千克。这个鸟巢长约6米，宽约4米，内含100个隔间。鸟巢的搭建者是织雀科的拟厦鸟。生物学家加文推测，这些麻雀大小的鸟儿先用不同种类的小树枝编制鸟巢，然后用草、羽毛和棉花球划出一个个隔间，每个隔间都有单独的入口，一般一个隔间会住三四只鸟。

在寒冷的冬夜里，平原上的温度会降至零下，然而鸟巢隔间里非常温暖，温度均在21℃以上。

人生总有无奈时

任炽越

俗话说，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，其中有挫折，有悲伤，有痛苦，有失意，更有无奈。无奈就是违背自己人生原则、违背心意，做自己不愿做，但不得不做，或者自己很想做，但又不能做的无可奈何之举，它的阴影会尾随着你，让你的心一直处于煎熬之中，痛而不得安宁。

十多年前，女儿小升初，因几分之差，与重点中学擦肩而过。当时尚无择校之说，我四处奔波，想为女儿寻找一所较好的学校。经一朋友介绍，帮助联络上一区重点办的民办学校，经考核，女儿符合录取要求。

后学校通知家长约谈。到了学校，家长们候在一教室内，由老师一个一个叫到校长办公室谈话。我发现家长们进去时满脸喜色，出来时都脸部抽筋。轮到我时，我忐忑推门进去，一个瘦老头坐在办公桌后，脸上堆着神秘的假笑。他先夸奖了一番我女儿，接着又传达了教育部门严禁学校收赞助费的精神，最后话里有话地表达了欢迎我们自愿捐助的数字，并隐约暗示，这是我女儿录取的唯一条件。

当时尚未像后来择校中明码标价的行情，所以当那瘦老头拿出一张自愿捐助单让我签字时，我看了上面不小的数字，停顿了许久，才无奈地签上了名。事后我说，我当时就像杨白劳签喜儿卖身契时的心情，被逼了一次。

这种心绪一直隐隐地吞噬着我的心，直到学校公开了择校的费用，女儿又被这所学校包送进市重点高中时，我的心才慢慢释怀。

但通过这件事，我却领悟到，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的，包括心灵上的痛苦。

两年前，老父亲因重症肺炎入院，因现行医院制度的制约，每个医院所住天数不能超过医院的规定。一次，父亲从一个医院转入另一个医院，安顿好以后，护士要我按医院要求，病人应重新插胃管。

我去找护士长沟通，告知病人的胃管刚插入不久，而且因病人患失智症，插管过程无法配合，会给插管带来难度。护士长表示，插管技术你们不用担心，如家属不同意换管，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，说着递过来一张纸让我签字。

后与姐姐、妻子商量，不得不同意医院这刚性的做法。结果在插胃管的过程中果然碰到了困难，几经周折，才勉强搞定。插管时，目睹老父亲的痛苦状，我心如刀绞。想到我的建议院方不采纳，我忍不住对护士长“吼”了几句。当晚，病区主任来到病房，希望我们要与护士长搞“好”关系。当时，我真想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她，但望着躺在病床上的老父亲，想到以后的日子还要请她帮忙，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我只好满脸堆笑，一边违心地听着她的“教育”，一边无奈地连声说，“好的，好的，知道了。”

晚上离开医院时，望着走廊上贴着“一切为病人着想”的宣传画，我五味杂陈。我想现在的医院就像一部机器的传送带，病人就像产品，你一进入这部机器，只能无奈地跟着它转。我一直想把该院为规避自我风险，不人性化的制度诉诸有关部门，但最终怕得罪朋友而无奈地放弃了。

人的一生，会面临无数个无奈，或许我们只能用智慧去尽量绕开这生活中的沼泽，用遗忘去慢慢减轻或缓解无奈带来的痛苦，用洒脱逐步把无奈带来的负效应转换成人生动力的助燃物，尽可能让生命远离无奈带给我们的阴霾而充满光亮。

夜光杯

百老汇的浪潮又来了

明方

下月初，来自百老汇的巨星们将齐聚东方艺术中心音乐厅，由当红的音乐剧演员与乐团合作，把最经典、最有代表性的音乐剧片段和歌曲融汇在一场演出中。

其实，早在1929年，中国歌舞剧与百老汇碰撞的黄金岁月的序幕就已开启。

1929年4月27日，好莱坞第一部有声片《爵士歌者》，同年11月26日，好莱坞第一部歌舞片《百老汇之歌舞》与第二年百老汇第一座叙事音乐剧里程碑《画舫缘》电影版在中国闪亮登场，犹如熄灯以后正片上映之前，“百老汇经验”登陆中国，落入寻常百姓家的预告。这是百老汇进入中国的第一次浪潮。而这次，百老汇经典巨星秀的到来，被认为是百老汇进入中国的第二次浪潮。

不同于以往的秀场，这场秀的独特性在于它完全突破了传统舞台的限制，让观众一次就能欣赏到最优秀的音乐剧片段和最经典的歌曲，让再挑剔的耳朵也过足瘾。

相比中国传统的舞台秀和舞台剧，百老汇经典巨星秀彻底打破了剧场和表演的限制，融合了音乐、戏剧、舞蹈等，让舞台、演员与观众成为互动体。

究竟该如何界定这样的一场音乐剧？《纽约时报》评论道：“这个演出是所有人的梦，一个特别大的梦。所有的演员都在这个梦里，这是一个具有节日气氛的梦，是一个情感和视觉上的盛宴。”被誉为“百老汇最美丽的声音”的丽莎·薇罗曼，谈到即将在上海的演出时说：“我想传达给观众的是一种愉悦的情感。我不想给大家提供一个框架，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感受，个人的体会才是最主要的。”

百老汇音乐剧之所以吸引人，是由于它的组成、创意和开发各过程的元素都在不断适应大众的真正需求。丽莎·薇罗曼以这场“经典巨星秀”为例介绍道：“你可以在一晚上欣赏完所有的百老汇名剧名唱。百老汇现在非常愿意选择这一类题材，因为它既有足够的艺术元素在，同时又能加入很多创新的元素在其中。”

百老汇本是位于纽约曼哈顿区的一条大街，自19世纪以来陆续吸引了众多剧院在此落户，并逐渐在20世纪形成了美国歌舞剧艺术的活动中心。上世纪40年代，百老汇剧院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，百老汇的名字从此享誉世界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一些作家把新理念带进百老汇，创作出一系列直到今天还在上演的世界名剧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众多经典音乐剧、歌剧和戏剧在百老汇诞生、走红并反复上演，百老汇艺术也成为了高雅美国歌剧和音乐剧艺术的代名词。

当然，现在的百老汇音乐剧，早已不再是简单地让观众坐在下面，观看像是镜框式的舞台；演员与观众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，现在越来越多的音乐会选择用时髦的表演方式，甚至有许多非语言性的手法在其中，完全是一个互动性的剧院。

七夕会 影音方圆

灯花

父母在 同远游

何鑫渠

『父母在，同远游』是今人说法，在古代可谓大逆不道，因为那时是提倡『父母在，不远游』的：子女应在家照顾父母的起居，避免父母因子女远游而担心。这是极有道理的。第一，因为那时交通不便，一次远游动辄数月，而远方多是蛮荒之地，路途多有不测。第二，古代人均寿命低下，医疗卫生条件不好，风餐露宿容易得病。第三，古时信息不畅，子女远游，如父母身体突遇不适，那是不及送终的大事。现在的情况则正好相反。而且现代社会形态不同于农耕社会，从族居三代的大家庭，变成了多为二代的小家庭；人类寿命的延长出现了『七十多来西，八十小弟弟，九十不稀奇』的状况，子女和父母的相伴时间随之大幅度减少，孤独成了现代社会老年人的普遍现象。

孝敬父母，当然可以给父母买吃的购穿的，但实际上老人们往往最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。因此，我认为『父母在，同远游』是最好的一种方式。第一，老年人身体器官退化，单一器官感受往往缺失（譬如牙口不好，身体出现『三高』，美味佳肴不能入口；老年人耳朵听力多已退化；眼睛多已老化或患白内障），但身体器官总体却没有问题，而旅游就是一个全身综合性的体验活动。第二，老年人由于退休往往脱离社会，参加旅游使他们看看外面世界和社会，让他们焕发青春。第三，参加旅游本身就是陪伴老人。因此古代的『父母在，不远游』自然就应该变成『父母在，同远游』了！

能牵手父母出门远游，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。路途坐看云起，站观霞落，共听音乐，同看演出。晨昏之际，观日出月落；昼夜之间，喝杯茶酒。路途之上，闲话情语，不亦乐乎！

父母在，同远游。趁着父母健康赶快远行，即使推着父母去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。

今宵灯谜

周国瑾

杌

（杨绛作品）

昨日谜面：过目不忘（杭帮菜馆）

谜底：张生记（注：一看陌生的东西就能记住）

住店

姚志康

出门远行需要借宿，这便有了客栈、旅馆、招待所、宾馆、酒店等称谓的栖身之所。无论贵贱，通称“住店”。自打流行网上预订住宿这一便捷方式后，我携妻旅游时，总让女儿帮我订好目的地旅店。每每预订，父女间总有点纠葛。我的首选必是经济型酒店，女儿则在四星和三星之间帮我挑选。女儿的理由是：辛苦一辈子了，现在有条件享受，干嘛那么省？结果，总是女儿向我妥协。我深知，这就是“代沟”。难怪女儿，她住店的起点是“三星级”。1998年暑假，她第一次远行，参加了一个某杂志社组织的中学生赴江西夏令营，全程住宿均是三星级酒店。在她印象中，住店就该是这般条件。而老爸住店的起点则是街边小旅馆，甚至是澡堂子。如今的“经济型”，于我而言，就是“五星级”的享受。

在我以往的住店经历中，能住上政府招待所是上上大吉。且不说须携带上政府部门开出的介绍信，而且还要碰运气，遇上招待所有会议安排，就只能寻找小旅馆了。小旅馆住不上，再退而求其次，住上一夜澡堂子过渡。计划经济年代，旅馆业紧缺，澡堂子住宿功能应运而生。那时的普通旅馆，基本没有单人间。双人间是最小格局，一般都是大房间，少则三张铺，多则“大通铺”，就是一个大房间里摆了五六张床。更无单独卫生间，楼道里设一个公共盥洗间。夏日里，男性旅客穿着裤衩，站在盥洗间里冲凉。而女性旅客只能躲进厕所间里换洗。要是单个出差，必和陌生人同居一室，安全隐患随时存在。所以，当年出差人将钱款缝在内裤或衬衣里是普遍现象。住店遭窃我没摊上，被人换了鞋，让我碰上了。1987年冬，我赴浙江兰溪出差，返程途经金华转火车。没买上当天车票，在车站边上的一家小旅馆过夜，住的是四人房。清早起床，发现我的那双八成新的皮棉鞋变成了一双污浊不堪的旧皮鞋。再看对面那张床，人去铺空，只得自认倒霉。

在无数次的出差中，安徽临泉县一个叫杨桥的偏僻乡集的住店经历，让我永生不忘。那是1988年春节前夕，当时我在凤阳县的凤湖联合油厂（凤阳与湖州合资经营）任供销科长。时逢“双轨制”，计划外农副产品可以自由贸易，所在油厂专事计划外油料加工。我获悉临泉县有库存油菜籽时，便深入该县乡间搜寻，在杨桥乡粮站谈成一笔60吨油菜籽交易。因找不到当地车辆运输，只能请凤阳运输公司的卡车去杨桥承运。从凤阳到杨桥200多公里，5辆“解放”带挂车（卡车后挂一辆拖车）第二天一早上路，下午1点才赶到目的地。因为是散装库存，菜籽得装包过磅后才能装运。忙到天黑，才装好两辆车。我让下属随装好的车先返回，自己带着剩下3辆车的司机，在集上找旅馆过夜。谁知，集上的老乡疑惑地反问：“啥叫旅馆？”

“就是能住宿的地方。”我解释道。

“嗷——干店，前边就有。”

顺着老乡指点，我找到了一户农家院落，只见围墙上赫然写着“干店”，至今我也没弄明白临泉乡民为啥称旅店为“干店”。一询价，每人每晚3元钱。进屋一看，天呐，一长溜光秃秃苇席铺就的通铺，心想，这不就是电影里的大车店吗？店主抱来4条被子。我说，寒冬腊月的能不能再添一床垫被？店主说，那得加钱，一条2元钱。于是又抱来4条被子。翻开一看，黑乎乎，油腻腻，像剃头匠的宕刀布。三位司机一脸不悦，我只能赔不是。就这样，四人和衣而睡，熬过那令人发怵的一夜。

自打杨桥“干店”一夜后，我住什么样的旅店都心满意足。